

黄立平
著

术后的艺术后的艺术后
后的艺术后的艺术后的
的艺术后的艺术后的艺
艺术后的艺术后的艺术
术后的**艺术后的艺术后**
后的艺术后的艺术后的
的艺术后的艺术后的艺
艺术后的艺术后的艺术
术后的艺术后的艺术后
后的艺术后的艺术后的
的艺术后的艺术后的艺
艺术后的艺术后的艺术
术后的艺术后的艺术后
后的艺术后的艺术后的

无所不在的张大力

“无所不在”——这是自由策展人冯博一先生对张大力艺术实践的概括性评价。纵观中国现当代艺术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在每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还是在艺术创作的不同类型和形式语言方面，张大力先生都留下了独创性的历史痕迹。可以说，张大力是中国当代艺术史始终绕不开的现象人物。冯先生的说法精准，我深以为然。而所谓“无所不在”就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张大力就尝试过不少观念性水墨，图像语言很超前，远比众多当下正走红所谓“新水墨”画家的作品诞生更早，并更具形式上的新颖性和开创性。

其二，在用摄影方式记录和解读历史方面，张大力先生有两组作品影响深远，一组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墙壁涂鸦，另一组是后来引起巨大轰动的“第二历史”。前者表达出城市更新中对于文化遗迹破坏的痛心与无奈；后者则通过两种记录历史的“真相”，揭示了编纂历史的主观必然性及某些真相的局限。这两组作品无论是思想的深度，还是图像的独特，都是之前不曾有的。

其三，21世纪初，张大力先生创作了一批大头人物肖像作品，有历史人物，也有普通社会角色的男女老少。而且，他还将一些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口号、符号置入图像中，由此也提供了表现表现和认识人的多重人格角色特征的一种形式。

其四，张大力先生以一种不同凡响的方式跨进了雕塑领域。



张大力, AK-47(W.9),
102cm×82cm, 2010



张大力, AK-47(Y10),
102cm×82cm, 2011-3

或许是因为采用立体的方式表达现实题材更能畅快淋漓，张大力先生的雕塑作品都具有强大的视觉震撼力。比如，采用石膏直接翻制真人的方法，他翻制了一百个社会劳动者的形体。他将部分形态各异的人物倒悬起来，制造了一种令观者毛骨悚然的紧张氛围，给予观者一种出乎意外的关注角度，可以说是直截了当地将现实主义题材的雕塑艺术推向了极致，给观念性雕塑艺术的创作和欣赏拓开了一扇新的门径。有意思的是，张大力先生似乎不经意地就走过了这扇门，而这门却悄然关闭了。我在观看这组作品的时候就强烈感受到：现实就在身边，却无法让人惬意，也无法使人愉悦；这与观者满怀审美期待的心境显然格格不入，观者情不自禁地与作品保持距离，这或许正是观念艺术有意无意排斥审美的效果。只有距离才能激发思想。

其五，近年来，张大力先生将兴趣转向了照相机技术发明的前身——蓝晒技术。当下，照相机技术已超过一千万像素，还原现实已至极限，张大力先生却采用可谓原始的感光技术手段创造出人们早已陌生的图像，从而开启了当代艺术的一扇门，非常有创意。



张大力，艺术自杀，
72cm×65cm×26cm，2015

我当然还可以举出大力先生在其他方面的创作特点，但限于篇幅就不一一例举了。毫无疑问，张大力先生纵情于不同时期的不同类型的作品，其形式上跨度很大，内容也几乎涵盖了人类社会的文明演变、战争、宗教、环境破坏、生命本质等主要问题。因此我认为，张大力先生是一位传奇式艺术家，他丰富的生活经历以及对中西文明的融合理解集中表现出了一个艺术家凭借特有的智慧和想象力所激发出的观者认识世界本质的持续旺盛的欲望。事实上，他不仅总能带给不同文化背景的观者意外视觉经验并赢得期待的艺术家的，也总能带给批评家以话题，并引发起他们深入解读兴趣的艺术家，这是很不容易的。

此外，作为一个观念艺术家，张大力先生创作的构思过程具有偏执的理性，甚至有些类似学者式的冷峻，而他创作过程却充满着开放而热烈的感性。他从来不隐藏自己的手法，也很少刻意炫耀技艺的精湛。更始终把表达思想和情感作为艺术的魂魄。在他的创作实践中，艺术的呈现方式、语言形式乃至工艺技术等都是表达思想的物质形态和载体。当然，张大力作品的思想特质是我非常欣赏的。

与众多当代艺术家相比，张大力艺术创作的高超之处在于，不

用过多的理论解读和美学挖掘，表象世界和真相就摆在那里，文化的意义也同样摆在那里。对于艺术欣赏而言，真正的身临其境是除了作品本身，其他的一切都不再重要，包括艺术家名望、地位的光环。

最后，我还想强调一下：张大力艺术在创作上的彻底自我否定意识也深为我看重。作为一位真正的职业艺术家，大力先生同样靠出售作品养家糊口，支付材料、人工成本及工作室的房租，但他的创作、生活与市场始终保持着必要的距离。他身上几乎没有商人习气；他的工作几乎没有以迎合市场为出发点。在大力先生的工作室，我见到了一件他翻制自己的一尊铜质雕塑作品，其造型是“张大力”紧握着一把精致的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似乎随时准备扣动扳机。这是一件走心的作品，我很喜欢。大力先生决意“打死自己”，这不同于战场上走麦城的将军的“饮弹自裁”，也不同于创作中以玩世的态度反抗非理想的现实，而是一个严肃艺术家不愿被已有的成功所束缚，既忠实于自己的感性意识，又敢于理性地否定自己，自觉与一切传统的、经典的过去决裂。其求新求变的气魄如同寻找重生。尼采说“上帝死了”，要“重估一切价值”结果打碎了人类长期背负的精神枷锁，实现了思想解放；张大力欲“打死自己”，其意味深长之处在于彻底放弃了所有可能阻碍创新的文化包袱。肉身既死，灵魂方能独行。在哲学和艺术的世界里，我相信天才的作用。“无所不在”的敏锐洞察力、富有远见的文化判断力以及无师自通的多方位表达力正是像张大力这样的天才艺术家个性的本质。张大力的未来世界充满着无限的可能。

2015年6月26日

（“从现实到极端现实——张大力之路”展览前言）



“从现实到极端现实——张大力之路”展览现场



张大力，六月，纯棉布蓝晒，245cm×297cm，2011



“从现实到极端现实——张大力之路” 展览现场



“从现实到极端现实——张大力之路” 展览现场